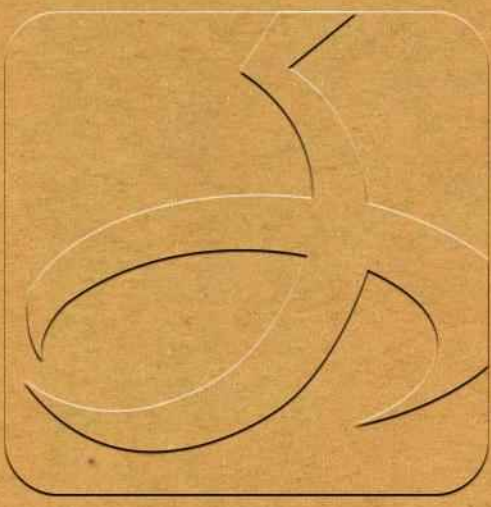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96.466
3308
25



Inches
1
2
3
4
2
5
6
7
3
8
9
4
10
11
5
12
13
6
14
15
7
16
17
8
18
19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8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退菴隨筆卷十五

讀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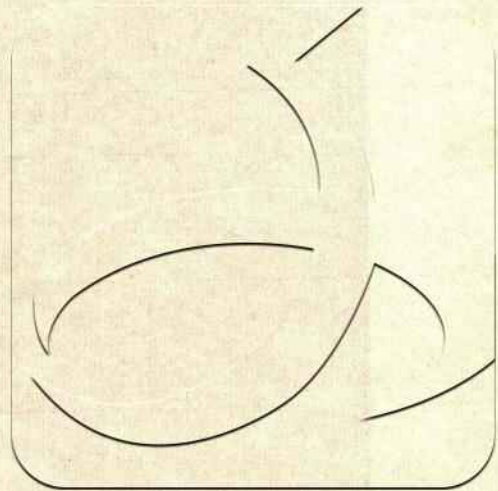
子書真偽相雜醇疵互見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節之足以自立即有出入於聖人者存之亦可為鑒誠大抵周秦諸家近古之書毋論真偽醇疵皆當博收而慎取之兩漢以還皆未免屋下之屋分別瀏覽可矣

唐皮日休上書曰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有熟莊列子者亦登於科請去莊列以孟子為主事不果行宋史哲宗紀

福州



編



元祐二年詔舉人程試毋得於老莊列子書命題金史選舉志又載章宗時老子荀揚與經史竝出題考試知宋以前諸子皆與經史並重明以後始漸微耳

梁庾仲容取厨秦以來諸家雜記摘其要語爲書名曰子鈔所錄一百七家惜其書宋後失傳唐馬總就庾書之例增損之名曰意林凡七十一家今觀所採諸子多今人所未見惟賴此書之存容齋隨筆載總所引書尙有蔣子謙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書袁淮正書袁子正論蘇子張顯析言子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今本皆不

載則亦非馬氏原書想卷帙已失其半矣

韓公屢以孟荀並舉其推尊揚雄亦過其實司馬溫公及邵子又謂揚雄過於孟子曾南豐王荆公至推之爲箕子後來一被程子黜落人遂翕然信之然韓公二十餘歲時數傳道多一揚雄三十餘歲送文暢序所述又少一孟子蓋彼時識見尙未定到四十歲作原道便斬釘截鐵云孟之死不得其傳至晚年與孟尙書書復專提出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而於荀揚遂半字不提起蓋學識與年俱進如此然則不待程子而荀揚早有定論矣

今所傳孔子家語十卷題王肅注者卽王肅所僞撰也孫
頤谷志祖作疏證挾摘殆無餘蘊惟所引顏子之言未盡
獲出處案韓子顯學云自孔子之死也有顏氏之儒則顏
子固有書矣宋石經後有書目一碑中列顏子豈史志所
不載而世間別有傳本乎胡應麟甲乙剩言載明初朝鮮
國曾以顏子獻朝議以僞書却之惜無由考其所以僞而
此書在彼國亦不再見耳

孔叢子亦僞書其言頗雜並有猥褻之語如子魚諫陳王
以陽由近事爲喻鄙俗之至斷非孔氏遺言朱子亦以文

氣軟弱疑之後附連叢子亦依託惟自隋志著錄其來已
久所綴合者究多聖門緒論故相沿莫之廢焉

諸子之書多與孟子語相出入蓋當時有此成言羣相引
用非孟子採諸子亦非諸子襲孟子也管子法法篇曰規
矩方圓之正也何者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又內言戒篇
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
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
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
老子下篇曰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文子精誠篇曰憂

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上德篇曰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墨子兼愛下篇曰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出之及今生民以來未嘗有也非攻中篇曰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又非命上篇曰文王封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荀子議兵篇曰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又法行篇曰夫子之門欲來者不拒欲去者不止尉繚子武議篇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鷓冠子能天篇曰詖辭知其所離淫辭知其所合詐辭知其所飾

遁辭知其所極

曾子一書著錄漢志者十八篇隋志則稱二卷連目錄爲三卷其篇數異同不可考惟晁氏讀書志所錄二卷十篇與大戴禮合然其書不知亡於何時自宋王暉後各有採輯之本實非曾子原文 四庫所錄卽王暉本分篇標目皆未免自我作古近阮芸臺先生以爲從事孔氏之學者當自曾子始據大戴記十篇爲定本並以盧辨舊注爲宗而博考羣書衆說爲之注釋不但遠勝暉書實子部儒家之冠也王暉又有編輯子思子一卷亦著錄 四庫蓋亦

未見晁氏讀書志七卷之本故別作是書其割裂古經強立篇名與所輯曾子相等子思子古無注本其說皆已分見各經籍中實不賴晁本以傳耳

諸子書以鬻子爲最古然其書有二漢書藝文志道家鬻子說二十二篇又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列子所引鬻子凡三條皆黃老清靜之說與今本不類疑卽道家二十二篇之文賈誼新書所引凡六條與今本所載文格畧同疑卽小說家之鬻子說也然今本雖著錄四庫而提要直疑其僞姑以流傳旣久存備一家耳

管子之文厚重與峭在諸子中別自一格然多後人辱入者如小稱篇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小開篇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穆公舉而相之輕重甲篇稱梁趙戊篇稱代趙皆非其真然諸子率多寓言往往時代隔越不相應莊列爲尤甚如仲尼與孫叔敖市南宜僚言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楊朱遇老子湯臣夏革稱師曠師襄稱鄒衍管子尙不至此南宋韓無咎疑管子爲戰國游士所述者近之

禮義廉恥謂之四維管子之言也賈生亟稱之獨柳子厚

著四維論謂廉恥卽義不當列爲四此非知道之言也詩
言人有土田汝反有之是不廉也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是
無恥也與管子之言不謀而合矣

鐵園山叢談載蘇子瞻與子由同入省試有一題子瞻不
得其出處子由以筆一卓而以口吹之子瞻因悟出管子
則宋時管子亦命題試士矣

老子一書著錄漢志而不言其有注隋志以下注者乃繁
焦弱侯老子翼作於明萬厯中所採尙六十四家而弱侯
所未見者不知凡幾以後注者又不知凡幾紀文達師謂

儒書如培補榮衛之藥其性中和可以常餌老子如清解
煩熱之劑其性偏勝當其對證亦復有功與他子書之偏
駁悠謬者迥殊故論述者不絕大約以王輔嗣注爲最古
輔嗣說易論者互有異同至於解老子則正用其所長故
詞義簡遠妙得微契次則焦氏之書亦具有別裁若他家
各以私見揣摩或參以神怪之談或傳以虛無之理或岐
而解以丹法或引而參諸兵謀皆可置之不論也

老子之書有最不可爲訓者如云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
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

以智治國國之福自此論興而商鞅遂教秦燔詩書而明
法令韓非亦以誦書爲亂當世之治其五蠹篇云明主之
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迄于李
斯竟緣此以亡秦則老子實階之厲也

莊子天地篇引記曰釋文記書名也老子所作史索於封
禪書據樂彥引老子戒經韓子喻老解老二篇及文子書
所述老子語皆今老子所無唐志又有老子西昇入室神
策等經十種然則老子之書不止道德五千言乎

關尹子九篇舊本題周尹喜撰著錄漢志而隋唐志皆不
載知原書久佚今本蓋唐以後人所僞託然頗有理致有
文采猶解文章之方士所爲也

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爲戰國時老師故太史公作傳論次
諸子獨以孟荀相提並論其書大旨在崇禮而勸學惟其
中有尤爲後人詬厲者莫過於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王
伯厚謂韓詩外傳所引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以今本
爲其徒韓非李斯之流托其師說以毀聖賢者其實子思
孟子後來論定爲聖賢耳在當時固與荀爲曹偶是猶朱
陸之相非不足訝也性惡之語宋儒尤交口攻之不知孟

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爲善荀子言性惡蓋疾人之爲惡特
恐人恃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故力言性之不可恃當
勉力於先王之教則其大旨仍不謬於聖人其實謂性惡
則無上智謂性善則無下愚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爲
偏至之論特孟子偏於善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趨乎下
風由憤時疾俗之甚不覺其言之也偏耳

紀文達師云荀子言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事
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
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

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其別白僞字甚明楊倞注亦
曰僞爲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故僞字人
旁加爲後人昧於訓詁誤以爲真僞之僞遂譁然掎擊謂
荀卿滅視禮義如老莊之所言是非惟未觀其全書卽性
惡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未竟讀矣

謝東墅壩云荀子義兵篇對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
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
蘇氏譏之以爲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
許行亦陳良之咎歟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

恥爲游說縱橫之習故國策載諫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爲厲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爲故不見用於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又豈在孟子下哉
楊倞注荀子序稱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掎挈當世撥亂興治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云云今考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尙多而本書或反多缺佚如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

篇聘義貴玉賤珉語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卽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楊氏所謂羽翼六經者非虛語矣楊注多存古義而舛誤亦所不免舊有元刻纂圖互注本未能是正近謝東墅盧抱經合爲輯校刊本以行則荀書之最善本也

墨子舊題宋墨翟撰漢志隋志皆同今考書中多稱子墨子則門人之言非所自著也紀文達師云佛氏之教其清淨取諸老其慈悲則取諸墨韓公送文暢序稱儒名墨行

墨名儒行以佛爲墨蓋得其真而讀墨子一篇乃稱墨必用孔孔必用墨開後人三教歸一之說未爲篤論特在彼法之中能自齋其身而時時利濟於物亦有足以自立者故其教得列於九流而其書亦至今不泯耳

偶閱近人雜著中

丹徒法氏

有極詆墨荀二子者雖刻深而其

理則正讀墨荀二書者亦不可不知也其言曰墨子薄葬一篇雖足以矯當時之弊而獨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是視父母如陌路汨倫汲序莫此爲甚遵此立教流害何窮荀子性惡一篇亦大悖於理卽謂所論者氣質之性原

與孟子所論天命之性不同而其篇中並未剖論明白且儼然與孟子爲敵則是其於源流處本未通徹守此偏僻流弊將不可勝言亦何必待李斯之敗而後定其學術之不正哉吾人今日讀此二書或取其詞義之精或取其制

用之備

如墨子城守等篇是

其次采擷英華詮釋古奧同莊列穆天

子傳等書存之以資博覽正如彝鼎圭璧瑕瑜原不必相

掩剝蝕紫翠彼此亦無足相妨也乃先達之士必欲曲爲

之說言荀子所論氣質之性雖謂性惡無礙

謝金圃學使刻荀子有此

語言墨子所用者夏制其道得之於禹實爲賢於後儒

如太史校墨子有此說不知荀子根本未清墨子汨沒天秩此皆不可翻之案誠恐當世鄙生後世瞽儒震而驚之推而廣之以爲某氏曾有此說其教將復充塞涓涓不絕遂成江河故不可以不辨也

梁曜北云楊朱之書不著漢錄案列子有楊朱篇此必朱所作誤合於列子爾劉向言此篇惟貴放逸與力命篇乖背不似一家書斯正誤合之驗而其書恐不止此淮南氾論云兼愛尙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以墨書

兼愛尙賢諸篇例之疑全性保真是楊朱篇名且疑楊有非墨之篇猶墨之有非儒矣莊子天下篇稱墨子爲經楊子無是稱也呂不韋載墨家授受特詳則當時墨尤橫於楊故其書特傳耳

呂氏春秋舊本題秦呂不韋撰考史記文信侯列傳實其賓客之所集也不韋人不足道而是書哀合羣言據儒書者十之八九參以道家墨家之近理者十之一二故較諸子爲近醇其書或稱呂覽者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言呂不韋上觀尙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

紀爲呂氏春秋故太史公自序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蓋
舉其居首者名之然今本實以十二紀八覽六論爲序十
二紀各以月令爲首篇此春秋之所由名故漢志但稱呂
氏春秋二十六篇不稱呂覽鄭康成注禮記禮運篇亦云
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據此則漢以來皆
以呂氏春秋爲正名至於行文之便則容有不拘耳高誘
注訓詁簡質於本書亦多所糾正但如共伯得乎共首及
張毅單豹事均出莊子乃於共伯事則曰不知出於何書
於張毅單豹事則引班孟堅幽通賦豈竟未見漆園之書

耶近畢秋帆尙書有枝正本蓋蒼萃盧抱經錢竹汀孫詒
穀段懋堂孫淵如洪穉存梁曜北諸家之說而參訂審正
之呂氏春秋爲學者所必讀之書畢氏此書允爲讀呂氏
書之善本舉從前各舊本皆可聽其覆瓿矣

畢秋帆云六經以後九流競興雖醇疵有間要皆有爲而
作其著一書專覬世名又不成於一人不能名一家者實
始於呂不韋而淮南內外篇次之然淮南王後不韋幾二
百年其采用諸書能詳所自出者十尙四五不韋書在秦
火以前故其采綴原書類亡不能悉尋其所本如至味一

篇皆述伊尹之言今藝文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不韋所本當在是又上農任地辨土等篇述后稷之言與亢倉子所載畧同則亦周秦農家者流相傳為后稷之說無疑他如采老子文子之說亦不一而足是以其書沈博絕麗彙名法之旨合儒墨之源古今帝王天地名物之故悉萃篇中後人所由探索而靡盡歟

淮南子漢志列之雜家作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顏注云內篇論道外篇雜說今所存者二十一篇則內篇也西京雜記言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

也言大明禮教鴻烈之義一覓於本書要畧訓而高誘叙中亦言講論道德總叙仁義而著此書號曰鴻烈故內篇亦有稱淮南鴻烈解者誘又曰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藝文志亦向歆所述是當時品題淮南不必稱子直至隋志始題淮南子本有許慎高誘二家注今許注散佚高注僅存又多為後人所妄改此書舊無善本近武進莊遠吉始從道藏本校刊自叙謂與錢別駕坊程文學敦孫編修星衍泰互考訂而成世頗稱之然王懷祖別有校本則謂莊氏所刊藏本實非其舊有藏本是而各本非

者多改從各本其藏本與各本同誤者一概不能釐正更有未曉文義而輒行刪改及妄生異說者竊恐學者誤以為藏本而從之則新刻行而舊本愈微故不得不辨云云今當取王氏校本與莊本互勘則莊本罅漏自出而王本研究之精亦自見耳

淮南一書以天文訓為最奧博後世陰陽五行之說多祖述於此高誘未諳術數故於此篇注尤簡畧近嘉定錢漑亭塘有補注其世父竹汀謂可上窺渾蓋宣夜之原旁究堪輿叢辰之應蓋亦讀淮南書者之一助矣

莊子之書離道似遠而實近朱子言莊子才高如老子其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明焉敢如此道胡五峯宏謂莊子之書世人狹隘執泥者取其大畧不為無益若篤行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論則其中無真實妙義不可推而行也此論最為平允亦可為讀莊子之法若如玉坦之著廢莊論而其論即多用莊語豈不自相刺謬乎

列子先於莊子而書獨後出舊題列禦寇撰以書中有禦寇以後事故柳子厚列子辨謂其經後人增竄高似孫子

畧遂以為莊子寓言並無其人據爾雅疏引尸子廣澤篇知當日實有列子其人特其書為門人所追記耳此書又名冲虛至德真經者天寶初詔號莊子為南華真經列子為冲虛真經文子為通元真經亢倉子為洞靈真經見唐書藝文志又宋景德中加至德二字見晁氏讀書志故後人合以為號耳

列子天瑞篇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輪迴之說蓋出於此又仲尼篇言西方有聖者又言西極之國有化人尊佛之言蓋始於此

文子漢志亦列之道家注云老子弟子或以為計然者誤也柳子厚稱其多竊取他書為之要是唐以前古本故唐代與老莊列並重今四庫有林道堅所撰文子續義宣通疑滯勝舊本多矣

慎子之學近乎釋氏而漢志列之法家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以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為治然法有不行勢不能不以刑齊之黃老之為申韓此其轉關乎

公孫龍子漢志列之名家原書十四篇今只存六篇大旨

欲綜覈名實而務恢詭其說堅白異同之辨實足以聳動一時故莊子謂惠之曰儒墨楊乘四與夫子爲五乘卽龍也孔叢子謂其詞勝於理誠有之而陳振孫以淺陋迂僻擯之則非矣

鬼谷子漢志不著錄隋志列之縱橫家舊本皆題周鬼谷子撰唐志則以爲蘇秦撰按道藏目錄鬼谷子姓玉名詡晉平公時人而史記蘇秦列傳言蘇秦師事鬼谷先生又有簡練以爲揣摩期年揣摩成二語而鬼谷子適有揣摩一篇遂附會其說實無所據也原書十四篇今只存十篇

高似孫子畧稱其一闔一闢爲易之神一翕一張爲老氏之幾出於戰國諸人之表誠爲過譽宋潛溪則詆爲蛇鼠之智又謂其文淺近不類戰國時人又抑之太甚惟柳子厚以爲言益奇則道益陔差得其真近秦敦夫恩復謂蘇秦得其緒餘卽掉舌爲從約長真縱橫家之祖蓋術旣奇變文復詭偉要非後人所能託秦敦夫曾從道藏中錄出陶宏景注本梓行之其書益顯矣

尸子原書二十篇漢志列之雜家所謂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今書久佚孫淵如

有輯本二卷謂可與經傳相發明

鷓冠子漢志注云楚人居深山以鷓為冠翟晴江涉獵隨
筆云後漢書續輿服志鷓者勇雉為武冠處士山林談道
無端而效武夫之服且即以為名亦何義哉此鷓字恐鷓
字之誤漢書五行志注引逸周書云知天文者冠鷓冠以
鷓鳥能知天晴雨也禮家謂之術士冠鄭子臧好聚鷓冠
見殺必以其聚術士恐謀不軌也今鷓冠子書皆述三才
變通其篇目有天則天權能天以及環流王鈇泰鴻泰錄
等篇率多談天之語則以鷓鷓為字形相似而譌者近之

其書見稱於劉仲和擬以為鷓冠綿綿亟發深言又見稱
於韓文公謂其言施於國家功德豈少獨柳子厚詆為鄙
淺然自六朝至唐劉仲和最號知文韓文公最號知道二
子稱之則他家之論不足為典要矣

亢倉子即莊周所謂庚桑楚其書九篇則唐宜城人王士
元所撰七修類稿士元作孟浩然集序嘗自言之舊本竟

題周庚桑楚撰者妄也書凡九篇蓋亦雜掇古書為之故
中多奇字惟稱荆君熊圍欲拜亢倉子為亞尹楚官之亞
尹有無不可考而自春秋至戰國楚君實無名熊圍者不

知其何所據而云然也

子華子不見前錄馬氏通考引朱子及晁氏周氏陳氏皆極論其僞按呂氏春秋貴生先已誣徒明理知度各篇俱有引子華子語今分見於各篇中知秦以前原有其人著書久佚此本乃後來僞託耳其書雖稍涉蔓衍而理致文采尙有可觀故四庫提要謂辨其贗則可以其贗而廢之則不可至子華子之名高誘注但以爲古體道人或云魏人而作僞者乃嫁名於程本則不知所據矣

尹文子一卷漢志列諸名家其大旨在指陳治道欲自處於虛靜而萬事萬物則一一綜核其實故立說在黃老申韓之間

鄧析子一卷凡無厚轉詞之篇與漢志所載合列子言子產作竹刑鄧析數難之子產執而誅之而劉歆奏上其書則曰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子太叔嗣爲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顓嗣爲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列子誤矣其書大旨亦在黃老申韓之間而以勢統於尊事覈於實爲主於法家爲近故竹刑爲鄭所用也

商子本二十九篇著錄漢志至宋佚其三篇今有錄無書

者又二篇其開卷第一篇即稱秦孝公之諡則顯非鞅所
手著殆法家者流掇拾鞅之緒論以成是編耳

韓非子二十卷五十五篇與漢志及阮孝緒七錄相合據

史記本傳則韓非著書當在未入秦之前而史記自叙乃

有韓非囚秦說難孤憤之語未免兩歧史家駁文不足為

據其詞峻厲刻深與商子相埒遂為法家之祖

近人多以文中子為偽書遂並疑為無其人蓋因隋唐史

不為立傳且稱述之者鮮也案唐書王勃傳云勃尤喜著

書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眾嘗起漢魏盡晉

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
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又王績傳云績字無功絳州

龍門人性簡傲不喜拜揖凡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

倣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書不

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續誕縱不嬰以家事唐書兩傳所言

如是豈非一大證據又李習之集有讀文中子皮襲之司

空表聖皆有文中子碑惟韓文公推尊荀楊偶不及仲淹

耳又焉得以為全無稱述之者乎朱子於文中子推許甚

至謂不特荀楊不足比即韓公尚不如他懇惻有條理今

退菴遺筆

卷十五

世人將他與楊雄並斥爲其擬經耳

紀文達師云中說非王通撰蓋其子福郊福時所依託其中字字句句刻畫論語師弟亦互相標榜自比孔顏蓋後來聚徒講學之風亦自是始也

子書雜家最多而有數部不可磨滅之書必須專讀者如班固之白虎通義顏之推之家訓王應麟之困學紀聞顧炎武之曰知錄皆當家有其書白虎通義本考訂經義之書而其說不免兼涉讖緯顏氏家訓實爲世道人心起見而歸心等篇深明佛法非專以儒理立言故四庫皆不

列之儒家而入之雜家困學紀聞包羅宏富證據精博宋以來說部莫之或先閻百詩何義門皆有評本近刻愈多而以

斯之集注爲最詳備曰知錄則積三十年

之功始定三十二卷之稿於經史之疑義政事之得失皆能擇精而語詳鄭蘇牟師最服膺此書謂坐而言可起而行誠非過譽今人以閻百詩之潛邱劄記相提並論然閻書精博有餘而條理不足似是未成之稿本

潛邱劄記有二本閻之孫

學林所刊者最樛雜無端緒山陽吳玉搢所編次者眉目稍清以顧書較之瞠乎後矣

王充論衡四庫亦列之雜家紀文達師謂充生當漢季

憤世嫉俗作此書以勸善黜邪訂譌砭惑大旨不爲不正
然激而過當至於問孔刺孟無所畏忌轉至於不可以訓
瑕瑜不掩當分別觀之按昔人以論衡爲枕中祕名流頗
重其書惟其議論支離文筆冗漫實不類漢人所爲故余
每竊疑其贗作近閱杭大宗世駿集中有論王充一篇直
指其自譽而毀祖父爲不孝又引陳際泰誠子書至以村
學究刻畫所生其端實自王充發之云云則所論尤爲嚴
正又不在區區文字之間矣

古時無類書故研京鍊都必多歷年所而後成而一出遂

至於紙貴今人有大製作皆有類書可憑惟作者轉相裨
販陳陳相因不可不擇善本而用之類書亦子部之一門
今以唐歐陽詢之藝文類聚虞世南之北堂書鈔徐堅之
初學記三書爲最古惟虞書多摘錄字句而不盡注所出
然所引究多古書歐徐二家則援據旣博體例復精均可
爲類書之祖本繼此作者則以宋李昉等之太平御覽王
欽若等之冊府元龜祝穆之事文類聚王應麟之玉海爲
巨觀今村塾通行之本惟知有事類賦廣事類賦兩書然
徐淑之書彙括簡要尙爲近古華希閔之書雖曰廣淑所

未備而精博則遠遜之至我朝康熙間

御定淵鑒類函分類字錦子史精華佩文韻府駢字類編
五書出而一切類書悉已包括無遺至精而至密允為超
軼前古之作矣

退菴隨筆卷十六

福州梁章鉅編

讀子二

四庫書於子部分門別派最為謹嚴平允自周秦諸部以

下至北宋司馬溫公之家範范淳父祖禹之帝範王景山

開祖之儒志編凡二十一種皆在濂洛未出之前其學在

於修己治人無所謂理氣心性之微妙也其說不過誦法

聖人未嘗別尊一先生號召天下也中惟文中子有師弟

標榜之習而尙無門戶攻擊之風自是以後乃有道學之

名而嘖嘖多故矣

李文貞云今人讀宋諸子著於其道理精純處毫不理會
至於地名人名制度偶有疎舛便當作天來大事狂呼大
叫累幅不休雖說得是亦令人厭按此言最切中時弊今
之名下士大半如此

易上繫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有易而後有太極非太
極在天地之先也韓康伯謂有必生於无故太極生兩儀
有生於无語出老子康伯之意蓋卽以无釋太極其義已
簡而明乃周子忽言無極而太極又言太極本無極蓋用

康伯之意而又過一層其義紛而轉晦不知无極二字亦
非周子創出逸周書命訓解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
無極老子反樸篇亦云復歸於無極列子湯問篇亦云無
則無極又云無極之外復無無極凡此皆宋儒之蒿矢而
不知其爲六經所無也故陸子靜疑太極圖說非濂溪作
又謂極訓中不訓至合于漢儒古義矣

紀文達師云聖人立教使天下知所持循而已未有辨也
孟子始辨性善亦闡明四端而已未爭諸性以前也至宋
儒因性而言理氣因理氣而言天因天而言及天之先輟

轉相推而太極無極之辨生焉夫性善性惡關乎民彝天理此不得不辨者也若夫者太極不言無極於陽變陰合之妙修吉悖凶之理未有害也言太極兼言無極於陽變陰合之妙修吉悖凶之理亦未有害也顧舍人事而爭天又舍共覩共聞之天而爭耳目不及之天其所爭者毫無與人事之得失而曰吾以衛道學問之醇疵心術人品之邪正天下國家之治亂果繫於此二字乎惟朱子作爲有理無形以解之然附和朱子者其說亦不可究詰譬如醫家之論三焦也或曰有名而無形或曰上焦如霧中焦如

漚下焦如瀆實有名而有形轆轤喧闐動盈卷帙及問其虛實之診則有形與無形一也問其補瀉之方則有形與無形亦一也然則非爭病之生死特爭說之勝負耳太極無極之辨何以異於是哉

李文貞云周子太極圖說張子西銘明道程子定性書伊川程子好學論四篇相連看去太極圖最下兩圈與太極一樣圓滿此理未曾暢發却得西銘一滾說出西銘說事天功夫實際卽是定性書大公順應二義然必細分知行始密又得好學論發之四篇相足聖學備矣

邵子之先天圖朱子亦重之云此自是有傳授至所說易
卻是在教外別傳晁以道嘗以書問邵子之學於伊川伊川
答云某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餘年世間事無所不問惟
未嘗一字及數明道爲堯夫志墓稱其濶步長趨凌高厲
空探幽索隱曲貫旁通又云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
謂安且成矣蓋未肯以聖賢許之也至稱其傳述所自則
云先生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程伯長絕不及陳希夷亦
絕不及先天圖一字朱子亦以皇極經世爲推步之書有
問擊壤集於朱子者云比他皇極經世好些王湜作易學

自序又謂皇極經世一書不盡出於邵子惟李文貞謂邵
子生平不敢有外道語儒者到底不能推他出去紀文達
師亦云邵子言學以人事爲大又言治生於亂亂生於治
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則固粹然儒者之言非
術數家所能及斯所以得列於周程張朱間歟

張子之書見於宋志者有易說三卷正蒙十卷經學理窟
十卷文集十卷今所傳張子全書則止有西銘一卷正蒙
二卷經學理窟五卷易說三卷語錄鈔文集鈔及拾遺附
錄各一卷而正蒙爲張子精心結構之書義博詞奧讀者

多不得其涯涘又章句既繁不免偶有出入或與程朱之說相牴牾後學多不敢置議惟李文貞注解二卷疏通證明多所闡發於先儒異同之處尤能一一別白是非實遠出高攀龍徐必達李文炤諸家之上

二程子著述存於今者二程遺書二十五卷二程外書十二卷皆經朱子手定此外又有高攀龍之二程節錄陳龍正之程子詳本張伯行之二程語錄程湛之程書皆不免刪取失宜異同互見朱子嘗謂明道之言發明極致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尤耐咀嚼然當時記錄旣多卷

帙浩繁讀者不能驟窺其要又記者意爲增損尤不免牴牾龐雜朱子嘗欲刪訂爲節本而未就世傳張南軒所編伊川粹言二卷又出依託惟吾閩楊龜山先生所輯二程粹言二卷最爲善本龜山始以師禮見明道於潁昌相得甚歡明道沒又見伊川於洛陽南渡以後朱子及張南軒等皆誦說程氏屹然自開一門戶其源委脈絡實出於龜山故是書採掇編次具有體裁程氏一家之學觀是書而思過半矣

李文貞云明道程子生平無著作專在日用言行間着力

時時處處還他箇道理以單讀書為玩物喪志孔子却刪定讚修事事不放過後來朱子恰是孔子家法生平亦事不見他放過即如做古文官爵地名必書現在詩用故事於古名號講究甚悉即字法亦有幾年工夫而孔孟周程之書皆賴之以明其居官凡大小事毫不厭煩都有區處雖幾句文稿亦覺得理足周程張邵不得他恐不能如此烜赫也

又云朱子生於尤溪故小字沈郎其字從水從尤讀如由或作沈者誤也早年學仙又師謙開善後記韋齋曾稱李

延平乃往事之始暫將舊學擱起虛心請教延平只引他向低處去久之漸見得那邊疎漏又久之大見其破敗遂改師延平從前韋齋本託孤於劉屏山子輩劉草堂勉之

胡籍溪憲三人其後草堂以女妻朱子屏山養朱子以至

登第後來朱子溯淵源却單認李延平滄洲精舍祀七人周張邵二程司馬而終之以延平意可見矣延平受學於羅仲素從彥仲素受學於楊龜山朱子於楊羅皆有微辭

獨延平無間然也

又云明道廿二歲作定性書伊川十八歲作好學論已到

至處真天授也孔子朱子又不如孔子自志學至不踰矩逐旋精進朱子少時遍參佛老廿餘歲始見延平三十外已爲人師尙無卓見至四千外始通達五十外始議論不錯六十歲自歎所學始透至六十五六歲又復自云不徹可見其疑而悟悟後復疑黑一陣復明一陣明一陣又黑一陣乃是自強不息日進無疆

又云宋初有一等猖狂議論如李泰伯之毀孟子東坡之訾武王就是周程議論亦似有過高處張子尤高邵子竟落數學惟朱子出將過當者一概駁落其高遠精微者一

裁之以平實又氣象生得好某少時只見得朱子好處在零星處卻不知其大處之妙如今見得他大處之妙轉見得他小處有錯可見知其小處便不能窺其大知道大處便小處都識得

朱子與呂東萊讀周子二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宏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成近思錄十四卷今人但題爲朱子近思錄非其實也是書實爲後來性理諸書之祖朱子題詞云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

門而入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以致其博而反諸約庶
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止
則非纂集此書之意東萊題詞論首列陰陽性命之故曰
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
概則亦何所底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義有所向往而已
至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自有科級循是而
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厭卑近而
騫高遠躡等凌節流於空虛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
耶是書大旨已具於此當時有葉仲圭采人建安人集解自序

謂閱三十年而後成然詞義淺率有解所不必解者而稍
費擬議者則又闕如我朝茅星來集注始爲叅校諸本
多所訂正又雜采諸說疏通其義於名物訓詁頗詳其後
序云自宋史分道學儒林爲二而言程朱之學但求之身
心性命之間不復以通經學古爲事竊謂馬鄭賈孔之說
譬如百貨所聚周程張朱之學如權度然微權度則百貨
之輕重長短不見而非百貨所聚則雖有權度亦無所用
之故欲求程朱之學者必自馬鄭諸傳疏始愚於是編備
著漢唐諸家之說以見程朱諸先生學之有本俾空疎寡

學者無得以藉口云云則至公之論也

今所傳小學六篇證以朱子文集與劉子澄書實子澄之所類次今人但題為朱子亦未考也內篇四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懿行蔡文勤所謂內篇萃十三經之精華外篇採十七史之領要也其初有文章一門後乃定為六篇是書意取啟蒙功歸養正陳選集注隨文衍義已足以裨初學我朝黃庭問澄田人甫集解又為旁推交通於是書益無遺義矣

雷翠庭云小學者大學之基也其大綱不外明倫敬身內

而心術之微外而威儀之著衣服飲食之節是即誠正修之地也五倫之親義序別信則齊治平之道已在是矣格此謂之格物知此謂之致知入大學之門豈能舍此而他求哉顧空談心性者既視為粗迹獵取才華者又視為拘迂朱子嘗歎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俗儒記誦詞章之學其功倍于小學而無用學術之支離決裂兩言盡之欣逢我朝興學造士將小學著之令甲以試童子承學者幸無視為小試之具文庶幾小子有造成人有德取諸此而已足哉

周程諸子外便當數到上蔡謝文肅

良佐

文肅嘗受業於

程子惟其學頗雜禪故曾恬胡安國所輯上蔡語錄朱子復嚴爲刪蕪然爲文肅作祠記稱其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命意皆精當又稱其以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得明道教人綱領伊川嘗問以所造對曰天下何思何慮公曰固有此理但賢發得太早於是文肅孜孜於省克甚力伊川終以切問近思許之蓋其早年所學醇疵參半晚乃一軌於正也

今人但知讀真西山之大學衍義而不知邱瓊山之大學

衍義補更有實際真書首以爲治之要爲學之本分爲二篇次分四大綱曰格致曰誠正曰修身曰齊家又分四十四子曰雖云爲治之要而大旨在正本清源於治平之道實未暇及必得邱書補之其體用始備邱書分十二目亦博採羣言而附以己見其人雖忤其書則有用也
永樂中之性理大全摺摭成書非能於道學源流真有鑒別也 康熙間李文貞等奉

敕纂性理精義卷數僅及性理大全七分之一而刪繁舉要條理精密考宋學者得此階梯真事半功倍矣

林艾軒

光朝

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此爲無實而好

著書者言之其語本無病也陸子靜

九淵

云六經皆我注

脚又云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則誕而妄矣仲尼大聖猶云

好古敏求子靜何人乃云六經注我乎尊心而廢學其弊

必至於此

雷翠庭云世目陸象山爲禪學以象山教人閉目靜坐不

讀書者非也象山語錄多近禪然未嘗言不讀書惟詹阜

民所記象山云學者能常閉目亦佳然其文集中并靜坐

二字無之其與劉深甫書云開卷讀書時整冠肅容平心

定氣訓詁章句苟能從容不迫而諷詠之其理當自有彰
彰者與傳聖謨云已知者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思辨
以求之此與朱子教人何以異乎

嘉定錢民字子仁嘗從陸清獻公講學語多不合公怪問
其所由曰公從朱子入民從孔子入耳其與友人書曰先
聖之學貴乎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卽物窮理其病在於無
本六經注我其誤在於無末此破的之論辨朱陸之異同
者何嘗見及此哉

袁簡齋代人答雷翠庭書云來書言由周公而上道統在

上由孔孟以至程朱道統在下是說也蒙不謂然夫道若
大路然無所謂統也後儒必沾沾於道外增一統字交付
若有形收藏若有物道甚公而忽私之道甚廣而忽狹之
陋矣昔者秦燒詩書漢談黃老非有施讐伏生申公瑕邱
之徒負經而藏則經不傳非有鄭元趙岐杜子春之屬瑣
瑣箋釋則經雖傳不甚明千百年後雖有程朱奚能爲程
朱生宋代賴諸儒說經都有成迹方能參已見成集解安
得一切抹殺而謂孔孟之道直接程朱也夫人之所得者
大其所收者廣所得者狹其所棄者多以孔子視天下才

如登泰山察邱陵耳然於子產晏嬰甯武子等無不稱許
至孟子於管晏則薄之已甚此孟子之不如孔子也孟子
雖學孔子然於伯夷伊尹柳下惠均稱爲聖至朱子則詆
三代下無完人此朱子之不如孟子也王通稱孔明能興
禮樂邵伯溫作論駁之康節怒曰爾烏知孔明之不能興
禮樂乎此伯溫之不如邵子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
道所以可貴者以易知易行不可須臾離也必如修真煉
藥之說以爲丹不易得訣不易傳鍾離而後惟有呂祖愈
珍秘愈矜嚴而道愈病矣來書又斥陸王爲異端亦似太

過周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子曰仁者
樂山智者樂水夫道一而已何以因所見而異因所樂而
異哉然仁者之樂山固不指智者之樂水爲異端也顏淵
問仁曰克復仲弓問仁曰敬恕樊遲問仁曰愛人隨其人
各爲導引使生後世則仲弓必以顏淵爲異端樊遲又必
以仲弓爲異端矣大抵古之人以行勝後之人以言勝聖
人知其如此故諄諄戒之曰先行其言曰訥於言敏於行
曰君子無所爭宋儒之語錄皆言也所駁辨皆爭也非聖
人意也士幸生宋儒爭定之後宜集長戒短各抒心得不

必助一家攻一家今有赴長安者或曰舟行或曰騎行其
主人之心不過皆欲至長安耳蒼頭僕夫各尊其主遂至
戟手釀詈及問其路之曲折而皆不知也今之排陸王者
亦此類也

老氏善言氣佛氏善言心都說得精惟吾儒言性遂將他
兩說都包在裡面

漢志所錄道家三十七部神仙家十部本截然兩途黃冠
者流惡清靜之不足聳聽而以丹方符籙炫其神怪則名
爲道家實皆神仙家此亦如黃老之學漢代並稱後世言

道德者稱老子言靈異者稱黃帝名為述說老子實皆依託黃帝也其恍惚怪誕處為儒者所不屑道而歷代史志皆著於錄則梗概亦不可不知竊謂道家之源委白雲霽之道藏目錄詳注盡之道藏之菁英張君房之雲笈七籤盡之特以詢之世俗道流悉皆茫然無以應也

紀文達師云後世神怪之迹多附於道家道家亦自矜其異如神仙傳道家靈驗記是也要其本始則主於清淨無為而濟以堅忍之力以柔制剛以退為進故申子韓子流為刑名之學而陰符經可通於兵其後長生之說與神仙

家合為一而服餌導引入之房中一家近於神仙者亦入之鴻寶有書燒煉入之張魯立教符籙入之北魏寇謙之等又以齋醮章呪入之世所傳述大抵多後附之文非其本旨即彼教亦自不能別也

李文貞云道家從漢便分兩路魏伯陽修心性張道陵講符法佛教亦兼此二種大約釋道二教其初亦是隱居修道之人因他枯槁清寂巖居穴處恐招異物之害故學些法術以禦之及其苗裔欲為表章遂說元說怪張皇附會無所不有却失了他本來面目矣

歐陽公刪定黃庭經序自稱為無仙子曰自號為無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學仙者也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求仙此我之所哀也朱子感興詩云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啟元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非所難但恐違天道偷生詎能安此亦關仙之詩但歐公直以為無朱子猶以為有耳

范文正公嘗言士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近儒顧亭林亦云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

以義為利而使之以名為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污之俗惟道家以無為宗故曰聖人無名又曰無智名無勇功又以伯夷死名與盜跖死利並論此悖道傷義之言儒者所弗道也荀子乃儒家而亦云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鮪不如盜也儒而未醇即流為老莊之徒矣

王元美世貞劄記內篇云今之談道者吾惑焉有鮮於學

而逃者有拙於辭而逃者有敗於政而逃者有驚於名而趨者有縻於爵而趨者是陋儒之粉飾而貪夫之淵藪也此切中情事之論

陰符經舊題黃帝所撰自黃山谷始定爲僞書朱子語錄亦以爲然而以其時有精語非深於道者不能作故爲之考定其文語錄載閻邱次孟論陰符經自然之道靜數語雖六經之言無以加近李文貞以爲陰符之書妙在虛說隨人所用用他修道亦可用他行兵亦可用他治國亦可其大旨以陰爲符得陰則可以招呼羣有指揮如意卽陽亦爲用矣殺機正其所取猶吾儒之言克己今人解作殺機不好大失作者之旨矣 文貞又云陰符說絕利一源用師十倍絕利是將諸般利慾都斷絕了只在源頭上專

一用工便如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是說工夫不斷刻刻相續便如用師萬倍絕利一源吾儒之持敬也三反晝夜吾儒之集義也

參同契唐書藝文志列於五行類固是失當朱竹垞經義考列之易類則又不倫惟葛稚川謂其說似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云云蓋丹經以此書爲最古詞韻多古奧難通故朱子有考異之作其自署空同道士鄒訢者鄒本邾國其後去邑而爲朱故以寓姓禮記鄭注訢與熹通故以

寓名殆以究心丹訣非儒者之本務歟

李文貞云參同契所言其警發於吾身心者甚切大約先黑方白方黃而終於紅是之謂丹日之出也先紅而白而黃而黑人與草木之生亦然而道家工夫反之所謂順則爲人逆則成仙也他的黑是收視反聽不說話將耳目口三寶閉塞了使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久之黑中生明便是白所謂空虛生白到得魂守魄魄拘魂魄不游而魄不昧便是黃後來一團純陽真火陰邪之氣都燒化了所謂童顏是也這便是紅紅則丹成矣吾儒工夫亦然戒懼黑也

慎獨白也致中和黃也天地位萬物育紅也明儒說三教源頭本同但工夫各別却反說了工夫却同只是源頭不同蓋吾儒是大公的從天地萬物道理上起見道家只爲一己只要神氣常存卽佛家只要此心光明照徹乾坤亦是爲一己蓋源頭不同以後便一齊差却耳

唐初傅奕有詆浮屠疏云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苻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爲戒按此卽

韓公論佛骨表之藍本然傳奕此疏偏信老子至戒其子孫猶以道教當從與聖人之書當讀並舉不知佛教卽脫胎於道教故韓公原道及新唐書李燾傳贊皆從老子說起凡古今闢佛幾篇名文如范蔚宗西域傳贊傅奕疏韓公表及原道與孟簡書宋景文李燾傳贊朱子釋氏論彙作一處讀之佛教無所逃匿矣

李文貞云唐時佛教盛行不得韓公大聲疾呼再過幾年竟將等於正教矣韓公膽氣最大當時老子是朝廷祖宗和尚是國師韓公一無顧忌唾罵無所不至其氣竟壓得他下歐陽公亦闢佛氣便弱韓公闢佛雖不若程朱之精然是先鋒驅除到程朱便據有城池矣

紀文達師云嘗聞五臺僧明玉之言曰闢佛之說宋儒深而昌黎淺宋儒精而昌黎粗然披緇之徒畏昌黎不畏宋儒銜昌黎不銜宋儒也蓋昌黎所闢檀施供養之佛爲愚夫婦言之也宋儒所闢明心見性之佛爲士大夫言之也天下士大夫少而愚夫婦多僧徒所取給亦資於士大夫者少資於愚夫婦者多使昌黎之說勝則香積無煙祇園無地雖有大善知識能率恒河沙衆枵腹露宿而說法哉

此如用兵者先斷糧道不攻而自潰也故畏昌黎甚銜昌黎亦甚使宋儒之說勝不過爾儒理如是儒法如是爾亦不必從我我佛理如是佛法如是我亦不必從爾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兩相枝拄未有害也故不畏宋儒亦不甚銜宋儒然則唐以前之儒語語有實用宋以後之儒事事皆空談講學家之闢佛於釋氏毫無加損徒喧鬧耳
錢竹汀云佛書初入中國曰經曰律曰論無所謂語錄也釋子之語錄始於唐儒家之語錄始於宋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辭氣必遠鄙倍語錄行而儒

家有鄙倍之詞矣有德者必有言語錄行則有有德而不必有言者矣

佛書最善譬喻然以明鏡譬心性便不是鏡能物來畢照又能隨物成形然其中空空一無所有其質冷冰冰全無生意心之體豈如此惟程子心如穀種之喻最妙蓋穀種內根莖枝葉花實無所不全而其中一點生理則仁也心屬火仁屬木是滾熱發生與金之寒冷迥乎不同凡陽一邊都煖陰一邊都冷佛家以鏡喻心性宜其斷絕身累齊向空滅矣

李文貞嘗言釋氏之發大願力是吾儒之立志要常惺惺是吾儒之主敬偏叅歷扣是吾儒之致知戒律精嚴是吾儒之力行而其實與吾儒絕不相似凡吾儒之所宜有事者他都以為戒如不認父母是斷愛根是揀極難處一刀兩斷他以為人之愛都是生於習染即愛父母亦是私心不過貪其乳哺鞠養之惠而已假如自幼無知時養於他姓受其鞠育亦便愛他可見都是有緣之愛不若從無我中發大慈悲普度人天方是無根之愛吾儒却說世上豈有無根的人即應從根上愛起吾儒與釋氏不同處本易

見不知前輩何以都說不透見得不分明佛家以佛為轉輪王蓋以心轉宇宙實有此理猶孟子言塞乎天地之間能塞即能轉矣其言輪迴亦即循環始終之理生死如晝夜晝夜如轉輪心之起滅無時其起者即其滅者如春夏之發生即是冬間閉藏之氣非有二物二事也至謂人有惡變為禽獸禽獸有善又變為人亦是有此理便有此事但看人一日之間念慮起伏幾番為人幾番為禽獸矣輪迴之說即可以此理參之

有人問李文貞云離騷言叩帝閭之類想古時便有與神

鬼相通之術文貞曰觀尙書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可見堯舜之前地天相通至堯舜絕之乃不相通佛家說許多荒唐話亦怪他不得他那裡原相通非全掉謊也

朱子深詆佛法之非有人曰信有之朱子曰君見否其人曰曾聞有鬼爲祟但聞寺鐘一叩則鬼一伏朱子曰大抵鬼亦公輩所爲生時如此信向死後焉得不爾此雖戲言實有名理今使有一異僧便傾城往觀施舍駢雜若這些人死了魂魄不散自然還是如此高一邊人說世並無鬼低一邊人說到處皆鬼者皆失之昔韓文懿公蒸病困時

李文貞往候之公曰正有一事欲仗大筆傳信病中見得幽冥之故灼然不爽吾初疾原非大症止因衆崇遶榻徹夜叫謹連旬不能合眼以致病勢日臻某日諸鬼忽相約於西河沿赴席甫晡相率而去吾竟得安寢及旦使人訪問則西河沿人果於是夜普度施食自是後諸鬼復還吾亦遂不寐以至於困李曰今者諸鬼在何處曰見君在坐退處榻後矣此事向不以爲信今將紀錄示後病不能執筆故以相囑後文貞將此事載之語錄大抵僧家之普度卽先王祭厲之義於理所有者卽不當斷以爲無但亦不

退菴隨筆卷十七
宜如僧家說得全是鬼物爲政耳

退菴隨筆卷十七

福州梁章鉅編

學文

古言儒行必曰近文章今之自命爲儒者乃不以無文爲恥甚可怪也魏文帝典論云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而今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此段文字至

為沈痛足以動人後學當書之座右以資警省

選文但宜以秦漢為斷近選輒把檀弓考工記左國歷卷實乖體裁而論文則必溯源於經傳以端其本古之善論文者莫如椰子厚然所云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此數語分貼處實未能深切著明今欲指引初學祇須淺淺言之如要典重則學書要婉麗則學詩要古質則學易要謹嚴則學春秋要通達則學戴記要博辨則學左國各就其性之所近期于畧得其

意微會其通自然不同於世俗之為文矣

作文之法有已標舉於經傳之中者如易言修辭立誠書言辭尚體要詩言穆如清風戴禮言達而勿多左氏言辭

之無文行之不遠合而觀之作文之本末備舉後人千言

萬語恐不能出其範圍

閻百詩云論語為命一章其示人以作文之法乎小子一章其示人之法乎

以作詩之法乎

作文自然以道理經書為主而取材不可不富辨體不可不精史記漢書兩家乃文章不祧之祖不可不熟讀其次則莫如蕭選熟此三部然後再讀徐庾各集及唐初四傑

燕許諸公而以韓柳作歸宿彭文勤公

元瑞

嘗言蕭選行

而無奇不偶韓集出而有橫皆縱蓋古今文體此兩語足以該之亦陰陽對待之理不能偏廢也今之耳食者鄙薄蕭選而復不敢輕議史漢不知蕭選中半皆史漢之文且有史漢以前之文隨聲附和不值與辨昔唐李德裕家不置文選謂其不根藝實蓋自古有此耳食之徒矣

吾友謝退谷嘗與余論文多篤實心得之語一日謂余曰文有三理善言德行者道理足也達於時務者事理足也筆墨變化者文理足也三者俱無則昭明文選之文而已

余初聞之卽覺其言之過已而退谷筆之書矣此則不可不辨者也姑無論諸葛武侯之出師表李令伯之陳情表束廣微之補南陔白華詩爲千古言忠孝者之職志卜子夏之毛詩序杜元凱之左氏傳序劉子駿之移太常博士書開後來論經學者之津涂卽陸士衡之文賦古今之文章者亦豈能外之且如屈子之離騷李少卿司馬子長之書可謂之文理不足而筆墨不變化乎司馬長卿之諫獵難蜀父老枚叔之諫吳王班叔皮之王命論可謂之事理不足而不達於時務乎崔子玉之座右銘韋宏嗣之博

奕論張茂先之勵志詩女史箴可謂之道理不足而不善
言德行者乎大抵退谷喜講心性之學所最服膺者真文
忠公之文章正宗其於文選並未嘗全部繙讀故不自覺
其失言退谷所撰教諭語余最喜以拈示後學若此條議
論則所當首刪者也

錢竹汀云太史公報任安書不敢言漢待功臣之薄而李
少卿答蘇武書於韓彭周魏李廣諸人之枉剗切言之足
以示戒後世梁世崇尚浮屠一時名流詩文大半佞佛之
作昭明一概不取惟錄王簡棲頭陀寺一篇以備體簡棲

名位素卑不爲當時所重明非勝流所措意也卽此兩篇
之登載足見昭明識見遠出後世詞人之上矣

古文選本以前明茅鹿門坤所列八家爲最著明史文苑

傳稱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順之所著文編自韓柳歐

三蘇曾王外無取焉故坤選爲八家文鈔其實明初朱右

已採錄韓柳歐陽曾王三蘇之作爲八先生文集實遠在

坤前特右書不傳耳本朝儲同人欣益以李習之翺孫

可之樵合爲十家其書皆頗行於世至乾隆初

純廟以茅儲二家去取尙未盡協評論亦未盡允乃

指授儒臣定爲唐宋文醇五十八卷其書先以

列聖御評恭列篇首後人評跋有發明考證者分綴篇末
品題考辨疏通證明無不抉摘精微研窮窅奧學者但熟
讀此本則其他選本及各專集俱在可緩之列矣

四庫提要云唐之文體變於韓愈而柳宗元以下和之宋
之文體變於歐陽修而蘇洵以下和之愈與崔立之書深
病場屋之作修知貢舉亦黜劉幾等以挽回風氣則八家
之所論著其不爲程試計可知也茅坤所錄大抵以八比
法說之諸欣雖以便於舉業譏坤而核其所論亦相去不

能分寸夫能爲八比者其源必出於古文自明以來歷歷
可數坤與欣卽古文以講八比未始非探本之論然論八
比而沿溯古文爲八比之正脉論古文而專爲八比設則
非古文之正脉此如場屋策論以能根柢經史者爲上擦
文柄者亦必以能根柢經史與否定其甲乙至講經評史
而專備策論之用則其經不足爲經學其史不足爲史學
茅坤儲欣之評諸家適類於是自

御選唐宋文醇出去取謹嚴考證典核其精者足以明理
載道經世致用其次者亦有關法戒不爲空言其上者矩

獲六籍其次者波瀾意度亦出入於周秦兩漢諸家茅坤等管蠡之見烏足以語此哉

繼文選而作者爲文苑英華然文選自周秦以迄梁初不過三十卷而文苑英華自梁末以迄唐季乃至一千卷其富而不精宜也後經姚鉉詮擇約爲唐文粹一百卷而其中尙有文苑英華所未收者所錄詩文祇收古體蓋於歐梅未出以前能毅然矯五代之弊而與穆修柳開相應者實自鉉此書始讀唐文者舍此無善本矣

呂東萊之宋文鑑在當時頗爲人所訾議惟朱子謂此書編次篇篇有意其所載奏議亦係當時政治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來中變之意盡在其間云云自是定論東萊又有古文關鍵二卷取韓柳歐曾二蘇及張耒之文凡六十餘篇各標其命意布局之處卷首又冠以總論看文作文之法二書當相輔而行皆後學所當從事也

王遵巖

慎中

云或言總是學人與其學歐曾不如學馬遷

班固此言非也學馬遷莫如歐學班固莫如曾今人何曾學馬班只是每篇抄得三五句史漢其餘文字皆舉子對策與寫束寒溫之套如是而謂之學馬班亦可笑也

真西山文章正宗大意主於論理而不論文遂與古來選本宗旨迥異雖所持之理甚正而其說終不可行故自宋以來無人誦習而祇供插架後人宗其意而成編者惟吾鄉蔡文勤公之古文雅正然以理爲根柢而體雜語錄者不登以詞爲羽翼而語傷浮艷者不錄其意主於文質相輔而不廢修詞之工故謂之雅正與真氏之書各別百十年來藝林傳誦良有以夫

南渡以後文字自以朱子爲一大宗李文貞公嘗言記得某人說學古文須從朱子起此言却好朱子之文何能上比馬班韓柳但理足便顛撲不破朱子初學曾南豐到後來却似其少作有古文氣調朱子正不欲其似古文也只是一句有一句事理卽疊下數語皆有疊下數語着落一字不肯落空入手作文須得如此

金人詩文並工者祇一元遺山古文繩尺嚴密根柢盤深雖未能與歐曾蘇黃並提使與尤楊范陸旗鼓中原正未知勝負所在毋論王拙軒趙滄水金滹南諸人也

蘇天爵所編元文類七十卷自元初迄延祐正元文極盛之日而天爵又妙解文章精於鑒別故所選具有體要論

者謂可與唐文粹宋文鑑鼎立而三厥後程敏政之明文
衡雖極力追之終莫能及也

勝國古文家初年祇一宋文憲濂蓋元代文章以吳萊柳

貫黃潛爲一朝後勁文憲初學於吳後學於柳與黃其文

醇深演迤不動聲色而二百餘年之中殫力翻新者終莫

能與之方駕論者稱劉誠意文章氣昌而奇可與文憲並

爲一代宗匠方正學受業於文憲努力繼之可稱入室然

平心而論終當讓金華出一頭地蓋劉講經世之畧所學

不及宋之醇方自命太高意氣太盛所養不及宋之粹也

中葉則李文正東陽末季則唐荆川順之歸震川有光王

遵巖慎中此數家必須專讀其餘則但視才力所及就選

本中觀之可矣

明文自宣德正統以後盛行臺閣體始於楊文貞士奇楊

文敏榮主持風氣者數十年其末流至於膚廓庸沓萬口

一音遂爲藝林口實中間導源唐宋具有典型者惟一李

文正自李空同夢陽何大復景明唱爲復古之說而明之

文體一變厥後摹擬剽賊日就窠臼風會遞轉門戶愈分

追原本始惟李何實職其咎程敏政明文衡所錄在成化

以前終有典型尙無七子偽體黃宗羲明文海則兼及嘉隆以後何李盛行之餘意在掃除摹擬空所倚傍以情至爲宗又欲使一代典章人物俱藉以考見大凡故採擇頗嚴蒐羅極富二書亦當相輔而行也

明文之衰膚濫於七子纖佻於三袁至啟禎而極做我朝風氣還淳學者始復講唐宋以來之矩矱當時以汪鈍翁魏叔子侯朝宗三家爲最工宋牧仲嘗合爲三家文鈔梓行於世然叔子才雜縱橫未歸於純粹朝宗體兼華藻稍涉於浮夸惟鈍翁學術旣深軌轍復正言大抵原本六

經與二家迥別其氣體浩瀚疏通暢達頗近南宋諸家歐曾未易言以之接跡唐歸殆無愧色此外如朱竹垞之淵雅毛西河之縱橫方靈皋之嚴潔皆當涉獵及之

李文貞云學古文須先學作論蓋判斷事理如審官司必四面八方都折倒他方可定案如此則周周折折都要想到有一處不到便成罅漏久之不知不覺意思層疊不求深厚自然深厚今做古文者多從傳誌學起却不是又云文字扯長起於宋人長便薄太公丹書行幾多大禮說出來纔只四句箕子洪範三才俱備纔一千四十三字老

退者附錄 卷一
子道德經不知講出他的多少道理纔只五千言宋人一篇策便要萬言是何意思

百工治器必幾經轉換而後器成我輩作文亦必幾經刪潤而後文成其理一也聞歐陽文忠作畫錦堂記原稿首兩句是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再四改訂最後乃添兩而字作醉翁亭記原稿起處有數十字粘之臥內到後來只得環滁皆山也五字其平生爲文都是如此甚至有存原稿一字者近聞吾鄉朱梅崖先生每一文成必粘稿于壁逐日熟視輒去十餘字旬日以後至萬無可去而後

脫稿示人此皆後學所當取法也

文字有難於自信者必資良友刪削昔曹子建之言曰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白樂天之言曰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抑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二公皆雄於文者而其言如此學者可不深長思乎

今考據家作文字率喜繁徵博引以長篇炫人然氣不足以舉之每令閱者不終篇而倦其意自謂源於史漢然史

公文字精采雖長不厭漢書則冗沓處實多馬班之高下
卽在於此史記中長短亦不一律如項羽本紀長八千八
百餘字趙世家長一萬一千一百餘字而顏淵列傳僅二
百四十字仲弓列傳僅六十三字何嘗必以長爲貴乎朱
子嘗言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多照管不到甯可說不盡
韓歐文皆不欲說盡東坡雖是一往滾將去他裡面自有
法度今人不理會他裏面法度只管學他一滾做將去故
無結構按坡公嘗自言作文之法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
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至如禮記左氏可見

坡公又云孔子言辭達而已矣夫辭止於達意宜若不文
是大不然言理能使是理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
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而至
於達則文不可勝用矣合此二說觀之蘇文豈漫無節制
者哉

讀書以熟爲貴作文亦然昔有問歐陽公作文之法者公
曰吾於賢豈有吝惜只是要熟耳變化姿態皆從熟出也
毛稚黃云或疑文亦有生而佳者此必熟後之生也熟後
之生必佳若未熟之生則生疎而已焉得佳乎

朱子嘗言文須錯綜見意曲折生姿李習之嘗教人看韓公獲麟解一句一轉可悟作文之法而不教人看原道以其稍直也近魏叔子言古文之妙只是說而不說說而又說是以極吞吐往復參差離合之致袁簡齋亦言天上有文曲星無文直星雖是戲言亦自有致

凡作墓志文字只要不說謊祭統云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又云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故聖賢雖於父母亦不虛加一語加以虛譽人必指而笑之是轉貽父母羞辱矣韋齋人品學問迥出人羣朱子作行述只平平叙次伊

川為大中作文亦無一語褒揚惟其如此是以可信且稱人亦何必全備如孝德之本也孔子未嘗以稱顏子豈顏子未孝耶舜稱大孝他聖不聞豈他聖都未孝耶

蘇齋師云凡作傳誌不宜用四六駢體蓋叙一事而必借古事迹之何如直叙其事之為明白乎陸放翁詠王簡棲頭陀寺碑云文浮未可敵江山此語所見獨超好用駢儷者尚亦知所持擇乎

白香山策林有云凡今秉筆之徒歌詠詩賦碑碣讚誄之製往往有虛美有愧辭行於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代傳於

後則混真偽而疑將來大非先王文理化之教也按此風自昔已然今又甚焉世有自命為雄文健筆攫取諛墓金者亦當稍知返也

閻百詩云顏氏家訓謂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為人必乏天才勿強擦筆此十言者可以教天下萬世不獨為吾徒之藥石而已

凡詩文中於古人稱呼必經古人用過者方可用之如樂毅稱樂生賈誼稱賈生李膺稱李君阮籍稱阮公嵇康稱

嵇生山濤稱山公王導稱王公謝安石康樂元暉皆可稱謝公庾亮稱庾公杲之稱庾郎王凝之稱王郎袁粲稱袁公江淹稱江郎徐陵稱徐君杜甫稱杜公杜子杜老李白稱李侯李生孟浩然稱孟公韓愈稱韓公韓子韋應物稱韋公白居易稱白公白傅元稹稱元相劉禹錫稱劉郎之類各有所本不可假借假令稱少陵曰杜生太白曰李公知復為誰耶又如古人有二字三字之諡而止稱其一字者如衛之獻聖武公止稱武公貞惠文子止稱公叔文子楚頃襄王止稱襄王秦昭襄王止稱昭王漢諸葛忠武侯

止稱武侯倘非前人用過又可以意爲之耶

吳立夫 萊 論文有云作文如用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

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爲法度所縛千變萬化坐仆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還其隊原不曾亂可謂善

言文章者矣

王夢樓 文治 嘗言詞章之學見之易盡搜之無窮今聰明

才學之士往往薄視詩文遁而窮經注史不知彼所能者皆詞章之皮面耳未吸神髓故易於決捨如果深造有得必愁日短心長孜孜不及焉有餘功旁求考據乎袁簡齋

亦云人才力各有所宜要在一縱一橫而已鄭馬主縱崔蔡主橫斷難兼得余嘗考古官制檢搜羣書不過兩月之久偶作一詩覺神思滯塞亦欲於故紙堆中求之方悟著作與考訂兩家鴻溝界限非親歷不知或問兩家孰優曰天下先有著作而後有書有書而後有考據著述始於三代六經考據始於漢唐注疏攷其先後知所優劣矣著作如水自爲江海考據如火必附柴薪作者之謂聖詞章是也述者之謂明考據是也

袁簡齋云天欲成就一文人一儒者都非偶然試觀古文

人如歐蘇韓柳儒者如周程張朱誰非少年科甲哉蓋使
之先出身以捐棄其俗學而後有全力以攻實學試觀諸
公應試之文都不甚佳晚年得力於學方始不凡不然彼
方終日用心於五言八韻對策三條豈足以傳世哉就中
晚登科第者只歸熙甫一人然古文雖工終未脫時文氣
息而且終身不能爲詩亦累於俗學之一證

黃梨洲謂作文不可倒却架子爲二氏之文須如堂上人
分別堂下臧否韓歐曾王皆然東坡稍稍放寬至宋景濂
爲大浮屠塔銘和身倒入便非儒者氣象矣按作文架子

至韓公始立所謂起衰也唐初稱燕許大手筆然張燕公
作鄖國長公主神道碑云長公主者睿宗第七女也嬪於
薛氏有男子四女子五其後君子晨歌夫人晝哭未嘗爲
稱生意盡矣朝制斷恩改降鄭氏陵谷可移隋和之德不
昧寒暑有遷松筠之性如一均養七子麻蔭二宗汾陰之
家忘亡滎陽之黨相慶嗚呼此文尙可爲訓哉

賦者古詩之流然自屈宋以來卽與詩別體揚雄有言能
讀千賦則能賦蓋源流正變之不講則搦筆茫如鄭爽溱
經籍志所載范傳正賦訣紇千俞賦格張仲素賦樞浩虛

門賦門今皆不傳元祝堯作古賦辨體言之頗詳而於歷代鴻篇未能備載惟康熙間

御定歷代賦彙上起周末下迄明季以有關經濟學問者爲正集其勞人思婦哀怨窮愁畸士幽人放言任達者爲外集而以佚句補遺附焉學者沿流溯源因變求正悉具是書若應試所需則就同館賦鈔中擇其雅馴者學之足矣固無俟別問坊間選本也

王惕甫有讀賦卮言一卷自導源至總指凡分十六段自序謂上下源流考鏡得失畧仿東莞雕龍之例蓋近人之

善言賦無有過於是書者
文章家每薄駢體而不論然單行之變爲排偶猶古詩之變爲律詩風會旣開遂難偏廢蕭選中已有四六文字自庾子山出始集六朝駢體之大成而導唐初四傑之先路所作皆華實相扶情文兼至於抽黃儷白之中仍能灑氣舒卷變化自如當時雖並稱徐庾孝穆實瞠乎後塵故徐集但備覽觀而庾集不可不專讀也

四六文雖不必專家然奏御所需應試所尙有非此不可者純用六朝體格亦恐非宜惟有分唐四六宋四六兩派

各就性之所近而學之唐四六又當分爲兩層有初唐之四六王子安爲之首以雄博爲宗 本朝之陳維崧似之有中唐以後之四六李義山爲之首以流麗爲勝 本朝之吳綺似之宋四六無專家各以新巧爲工近南昌彭文勤公所輯宋四六選已具崖畧 本朝之章藻功似之今欲爲四六專家則當先讀蕭選及徐庾二集而參以初唐四傑集李義山樊南甲乙集彭文勤公宋四六選以及陳檢討四六林蕙堂集思綺堂集則源流正變自可了然於胸若曾燠之駢體正宗吳藻之八家四六雖爲時流所喜而所選體格未純但資博覽可也

近人四六體格以孔巽軒檢討爲最正檢討嘗言駢體文以達意明事爲主不爾則用之婚啟不可用之書札用之銘誄不可用之論辨直爲無用之物六朝文無非駢體但縱橫開闔與散體文同也又云徐庾集必須熟讀此外四傑卽當擇取須避其平實之弊第一取音節近古庾文落花與芝葢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爲王子安所襲用若刪却與共二字便成俗響如陳其年四圍皆王母靈禽一片悉嫦娥寶樹此調殊惡在古人甯以兩之字易靈寶二字

也又舉楊炯少姨廟碑云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虞
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以爲未歇二字耐人玩讀今人
必不能到至云不可用經典輿行之詞及制舉文柔滑之
句則不足於宋四六一派矣此所論駢體文甚精其所作
亦能副其所言惜儀鄭堂遺稿所存無幾耳

制藝文雖只用於科舉然代聖賢立言則與學古文初無
二道惟另有其源流正變不可不知耳俞甯世之百二十
名家備矣我朝乾隆初年奉

敕令方苞編選明文凡四集曰化治文曰正嘉文曰隆萬

文曰啟禎文而國朝文別爲一集每篇皆抉其精要評
隲於後凡四十一卷名爲

欽定四書文所錄皆理醇詞達以清真雅正爲宗承學之
士於前明諸家考風格之得失於國朝諸作定趨嚮之
指歸一切汗牛充棟之選本盡可筌蹄棄之矣

作制藝文能讀書窮理一以學古文之精力材料爲之未
有不工者但體格不必過於求高夫旣隨衆應舉自然志
在求售而反以不入時眼爲高則何如舍此不務今自
欽定四書文之外有近時名家專集不可不涉獵者如方

靈皋王耘渠之屬耘渠之文格律極細膩又極分明每篇旁批後批皆其所自爲閱之可當明師口授集中篇篇可閱方靈皋則有根柢又有詞華讀之可以開拓心智增長筆力蓋靈皋經術本深又於周秦諸子宋儒諸集無不貫通故言皆有物論者謂靈皋古文每有時文氣其時文則純以古文之法行之集中篇篇可讀與其慕名讀金陳熊劉之文不如精心研究望溪集較爲有益

凡作詩不可有時文氣惟試帖詩當以時文法爲之先讀紀文達師之唐人試律說以定格局其花樣則所選庚辰集盡之晚年又有我法集之刻其苦心指引處尤爲深切著明時賢所作驚才絕艷儘有前人所不及者而扶質立幹不能出吾師三部書之範圍也

鄭蘇年師云排律爲詩之一體而其法實異於古近體諸詩其義主於詰題其體主於用法其前後起止鋪衍詮寫皆有一定之規格淺深之體勢而且題中有一字卽須照應不遺題意有數重又須迴環鈎縮尺寸一失雖詞壇宗匠亦不入程式焉蓋其道與八股制義相出入八股之原固亦出於古文然竟以古文爲八股則必有所隔闕而不

行蓋題體織雜神理非出於一端鋪寫有定語言不可以旁出也 又云八駿與古文雖判爲兩途然不能古文者其八股必凡近織靡不足以自立律律亦然排律雖以用法詰題爲主然無性情學問風格以緯於其間則亦俗作而已深於風雅者當自得之

應舉詩文固宜合時然亦不必竭力趨迎蓋風氣改移人相崇相尙欲求勝人未有一往過甚者物極則反復思變計勢必進退失據勞而罔功瞿昆湖嘗言作文要從心苗中出初時覺難久之自易蓋熟極自能生巧也爲應

舉文者果能由此入手何患不高人一等乎

少年作文以英發暢滿爲貴不宜卽求高簡古淡昔歐陽公答徐祕書云所寄近著甚佳議論正宜如此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此時且不必勉強勉強簡節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而至也又蘇文忠答李豸書云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則未可也又與姪簡書云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汝只見爹伯今日文章平淡便

專意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觀之看其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且須學此斯得之矣按宋時所謂應舉時文非今之時文也而歐蘇之教人已如此然則今之爲應舉文者可以知所從事矣

唐翼修

彪

讀書作文譜所陳語多猥雜不離村學究習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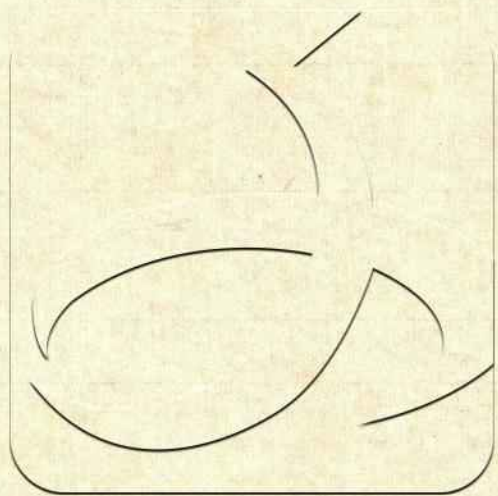
然亦有切實可行之法有裨舉業不妨舍其短而取其長也如曰聞諸搢紳先生用功進取有二法一於大比之年正月始每日作文一篇至臨場而止一於大比前一年之八月始每三六九作文二藝限定其時刻不令少遲二者

一取其純熟一取其速成然速而至於久未有不熟者熟而至於久未有不速者 又曰人生作文須有數月發憤功夫而後文章始得大進蓋平常作文非不用力然未用緊迫工夫從心打透其效自淺必專一致功連作文一二月然後心竅開通靈明煥發文機增長有不可以常理論者矣 又曰傅安道嘗言文章有筆力有筆路筆力到二十歲餘便定了後來雖進亦相去不遠筆路常做便開拓不做便荒廢此言於應舉文尤切 又曰學者讀文不可專趨一體必清濃虛實長短奇平並取則雖風氣尙此讀

文有與之合者風氣尙彼讀文亦有與之合者取其合者揣摩之其不合者姑停之此卽趨風氣之一法若專讀一家焉能符合乎且人亦知韓柳歐蘇之稱古文大家王唐歸金之稱制藝名家者何謂也以其集中清濃虛實長短奇平無所不有故也若止有一體連閱數十篇了無所異則陋之至矣安得稱大家名家乎彼世之以文出於一律一體爲到家者直庸妄之言耳 又曰凡以所作之文請教於人未嘗無益然其爲益無多也一則閱者未必直言一則我之所學果淺彼卽直言吾亦不能因一二篇之指

點而卽變巧爲拙惟以吾已讀之文與欲讀之文求其去取更問其當讀者何文或得其指點則受益無盡何也所作之文之工拙必本於所讀之文之工拙譬如蜂以採花故能釀密蠶以食桑故能成絲倘蜂蠶之所採食者非花與桑則其成就必與凡物無異乃知士人所讀之文精庶幾所作之文美亦用不離乎體耳 又曰吾師姜景白先生文章超邁其制藝讀本卽門下亦不得見之余再請其故始曰吾所讀者皆係名文每有改竄汝曹年少不能謹言傳於外人謂吾多改名文人必非笑故不令汝曹見也

然吾所以爲此者亦自有故以學人熟讀之文作文時其氣機每來筆下而不自覺佳處來疵處亦至如歸金之文其美處非人可及故雖有疵而人不以爲病如吾之文佳處既不及彼苟又多得其疵不甚無益乎故吾於其疵處可改則改之所以防其來筆下而不自覺也



70022733

